

# 最新消遣錄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付印  
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初版

最新消遣錄（全一冊）

（每部定價大洋六角）

本書有著作權  
必翻

編著者

鹽官吳

曙熾

校訂者

閩侯潘

衍符昌

印刷者

上海中華新教育社

發行者

上海中華新教育社

分售處

上海大東書局  
上海世界書局  
各省世界書局

總發行所上海

愛而近路  
慶祥東里

中華新教育社

序

蓋以帷天席地。人生等稊米之觀。弄月吟風。客路作浮萍之寄。造化既成。爲傳舍。實區何限於吾廬。往事可傳。藉消晨夕。閒情偶得。聊足光陰。卽眼前之清談。驅腹中之宿墨。手同揮塵。爪證飛鴻。此薌厓所以有茲書之著焉。吳公浙水名流。燕山游幕。雖事中韓之學。實耽周孔之書。廣有見聞。善於言論。每當知己相對。奇語可驚。得來風月之談。書作棗梨之刻。體製仿乎虞初。訛不必刪。夫亥豕文章。問亦志異。傳不必合。爲鬼狐。漫作滑稽。等於游戲。是固說鈴之嗣響。抑亦觚戲之新音也。念自萬物不外乎逆旅。古今可愉以浮漚。當來牛去馬之場。溯此泣彼歌之會。荒煙蔓草。昔年則競賞樓臺。勝地盛筵。他日則誰親魚鳥。人世之閱歷。正如馬足之輪。天上之星辰。祇共蟻行之磨。苟使弗留翰墨。一任雲煙。聽散佚於無稽。薄荒唐而不述。吾恐古無說部。異書既失於傳聞。世乏稗官。汗簡且難於考鑒。已卽持管見。以弁簡端。是爲序。

最新消遣錄 序

光緒乙亥中秋既望性甫謝理拜撰



# 最新消遣錄目錄

## 卷一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海外奇聞·····   | 一  |
| 女掌櫃·····    | 二  |
| 劉元龍·····    | 三  |
| 魚玄機·····    | 五  |
| 鄧太守·····    | 七  |
| 和蘭玉鼠·····   | 八  |
| 年大將軍延師····· | 一一 |
| 無影人·····    | 一五 |

## 卷二

最新消遣錄 目錄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兩生易體····· | 一  |
| 女尼再世····· | 二  |
| 徐孝子·····  | 三  |
| 牛太翁·····  | 五  |
| 假和尚·····  | 六  |
| 安邑獄·····  | 八  |
| 某駕長·····  | 一〇 |
| 普陀香火····· | 一二 |

卷三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小王子····· | 一 |
|----------|---|

一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白安人   | 三  |
| 陳制軍   | 五  |
| 瘦馬    | 七  |
| 查商    | 一〇 |
| 姚幕府   | 一二 |
| 陬邑官視  | 一四 |
| 卜者梁翁  | 一六 |
| 卷四    |    |
| 明武宗遺事 | 一  |
| 古鼎    | 九  |
| 魏玄虛   | 一一 |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場外孝廉  | 一五 |
| 周封翁   | 一七 |
| 哭骷髏   | 一九 |
| 劉海救火  | 二〇 |
| 義犬    | 二二 |
| 吳橋案   | 二三 |
| 卷五    |    |
| 某制軍夫人 | 一  |
| 秦良玉遺事 | 三  |
| 奸僧獄   | 七  |
| 義盜    | 九  |

人妖……………一一

丁養虛……………一三

某大元戎……………一六

某富翁……………一七

## 卷六

湯文正……………一

冥館……………三

周姬……………五

祝由科……………七

金標客……………九

郭去非……………一一

金山寺醫僧……………一三

六壬神課……………一五

## 卷七

粵東獄……………一

嚴氏……………三

智女……………五

烏蛇已癩……………六

調白……………八

訟師……………九

騙子……………一五

轉女爲男……………一二

卷八

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
| 某宮保  | 一  |
| 查氏女  | 四  |
| 朱爛頭  | 六  |
| 難女   | 七  |
| 張珍奴  | 九  |
| 湯夥   | 一〇 |
| 蛇僧   | 一一 |
| 一技養生 | 一二 |

---



# 最新消遣錄卷一

鹽官 吳熾昌 吳靖符 吳生 仝著

## 海外奇聞

先太孺人嬌堂兄號蒼洲。曾讀書不與考試。以本宗前後爲洋賈。遂以貲附。歷東西兩洋。予嘗請所聞見。舅氏曰。初次之呂宋舟既發。經一島名曰白帝城。舡師命手下停泊。衆水手各持釜鑿於石間。剮之。得三角石。舡數解。擲於鵠首。詰曰。此何所用。曰。美味也。復於舟旁撈取萍草。合石舡煮之。須臾石裂縫。取出肉狀如沙鯉。然後加入他味調煮。久而始熟。入口果鮮脆異常。問此何名。曰。石肉耳。意謂石安得有肉。因思向誦謝靈運帆海詩。有楊帆採石華之句。註云。石華附石而生。可食。明與海月同類。此殆是乎。又嘗於泊岸時。舟人浙米於渚。見羣鴨往來。近人不畏。卽擲米飼之。其鳴聲似曰爰居。問船師此何名。曰。鳳擔鳥。以其飛起長如鳳擔故耳。實不知何名。未幾羣起張翅。左右各數尺。橫飛如成一字。因思左傳魯東門有鳥曰爰居。註云。爰居海鳥。海將有大風。則至。今其聲自呼。可爲確証。其在洋中遙見桅竿數十。植立水面。忽一枝倒擊水刺天。響若獅吼。船師曰。此大

巖鬚也。平浪中忽陷成一池。其闊數畝。旋復噴起十餘丈。四散如雨。船師曰。此大魚吸水。若近之則舟危矣。又曾停泊一島。山不甚峻。而樹木鬱蔥。上岸步土皆堅實。因放心繫纜。及明晨視之。則舟隨島移已數十里。合舟大驚。船師曰。此蓋千年魚鰲腹著水底。不能浮沉。久則積土而成山林。然游移亦祇此耳。又曾坐舵樓伺日月出沒。晝則日東升。月沿邊旁行。夜則月亦東升稍偏。日亦沿邊旁行。大約行至當升之度。復躍而起。固未嘗入於地。亦非自地下升天也。意謂中國四周高山峻嶺。障隔不啻千百重。日月下行則似沒於地。此則了無所礙。但日升日有光。而月無光。月升月有光。而日無光。特由光之相掩耳。

己生曰。海外奇聞怪見。何所不有。拘墟士輒據常理論之。遂比之海蜃。若身親其境。則視若固然矣。石華爰居博雅家。猶不能盡晰。舅氏之說足補箋疏。至魚鰲之屬。前人載錄者非一。無關考証。供談柄可矣。日月晝夜古今所聚訟。其書充棟。老於鴻相者不勝鉤稽。而其不入於地也。豈非見而知之哉。

### 女掌櫃

北直楊柳青地方。原隰蒙曠。南北水路必經之。以故盜賊嘗出沒。某典貲本最富。典內構三層樓。頂一層皮金玉珠寶。第二層掌櫃妻獨居。以防寇盜。一日內外俱寢息。女掌櫃亦就床。時溽暑不用被褥。赤臂橫於床沿。繫有金絲釧。見窗微啟。靜息俟之。有一人揭窗進。乃肥髡也。女掌櫃故合眼以待。似不覺者。髡微步至前。勒其釧。

女掌櫃運氣於拳。略不能脫。張目曰。賊和尚好沒用幹。將手一聳。則僧已拋出樓外矣。遂起倚窗檻。謂曰。敢再來。前方是獼兒。髡已被傷。忍痛踰牆而去。女掌櫃亦絕不言其事。數日有一僧甫進典門。攀階下大石白置櫃上曰。此值多少。速還價來。衆夥咋舌。女掌櫃聞之。卽出曰。汝今更煩交臂乎。向僧一揮。輕如泥丸。滾落階下。隨反舉其臼。拋而覆之。更以千鈞鐵器填壓其上。僧頂之微開一線。不能起。然不欲其死。鑿一泥孔以通呼吸。越宿饑乏欲絕。乃去曰。故失手壓之。斷其左足。女掌櫃諭僧曰。我固不畏汝。但逕釋汝。則人受其害。今鑿以乞。聊延汝生。亦使衆人庶免後患耳。

卅生曰。女掌櫃真豪傑人也。假寐以待。何其智。拋擲如丸。何其勇。貸其死而又去。衆害何其仁。使得以禦敵。豈止娘子軍夫人堡哉。

### 劉元龍

外太祖金伏山公。初爲洋貴。既富。舅氏彩侯係同堂姪孫。續爲之。其時海氛不靖。求一大力者把標。訪有上海人劉元龍者。身十尺。腰十餘圍。帽大如銅鉢。履可容三歲小兒。一食盡斗米。肉二十斤。其所用鐵棍。千斤物也。操拳以拔。赴轉運有風。舅氏曰。可矣。遂使偕往。值海寇蔡黨方張。洋船數遭擄掠。劫其貨而質其人。船旣出口。劉持棍立鵠首。見乘舫者無數當衝突至。每一人帶刀躍上。劉略將棍尾擡之。卽墜入水中。連擡數人。不敢復

上問船何姓爾何名。對曰金家船。我把標人劉元龍。鼠輩可速來送死。此後開金船過。相戒曰。彼有鐵頭大王。不可犯也。凡入洋者皆尾之以進。由是名噪海上。島中諸國皆傳聞以爲美談。劉亦自誇曰。人言蔡蔡強。使身與我國。不足當此一棒。其廝卒又何能爲。一日漂至暹羅。其王聞中國有大人至境。欲見之。召劉併集百官。王問力幾何。對曰固未嘗試。王曰殿下鉅砲二能撥之否。劉下殿擲之。卽能轉動。遂放膽肋掖其一。覺不甚重。左右肋各掖其一。繞殿三匝。復置原處。觀者皆咋舌。謂此砲各重千餘斤。而挾之甚便。真萬人敵也。王曰。今居何職。對曰中國軍文。而力甚賤。以故僅助商賈。並未有官。王聞言亦敬禮之。王賜千金。勅觀者俱出金助。遂獲白鑽半萬以歸。最後一次行至中途。老大失看風色。颶作不能停。船遭石割。桅亦頓折。劉抱一木隨波去。晝夜不息。自忖此番無生理矣。強目之認是琉球國。記破船處相去已萬里。國人拯以起。兩腿爲魚鰲所饞。骨盡露。琉球人本熟諳。厚養之得瘳。其王表奏於中國。遣送以歸。劉自此不復出洋。以前所獲金放利度日。後借者負劉。竟以氣忿而歿。

己生曰。幼時嘗立其肩。若在平地。使之劇場。前後擁擠。毫毛不動。兒曹驚走。謂是金剛活現。無敢作聲者。見家僕擠水乏甚。曰何須爾。伸一臂懸桶十餘急奔無倦色。設割得際會以力踰功。又一楊無敵矣。漢之巨無霸。有其狀未必如其力。乃以通債致忿死。其氣志固不稱其軀幹。宜無所成就也。

## 魚元機

魚元機。色不甚麗。而富於才調。爲有唐詩人。初適宦家。夫故改適。又以輕薄爲後夫所不容。去爲女清士。身留一婢。行止隨之。以元機不知改悔。朝夕泣諫。元機忿恨。捶殺之。婢訴於冥司。閻羅曰。爾靜候。不久當見面。未幾太守聞殺婢事。且嘆其素行不檢。竟置之法。元機至冥中投案。閻羅曰。汝雖有才名。而罪不勝誅。奈何。元機問何罪。曰。女所貴者節也。汝先以夫死而改適。猶可以情恕。後以夫在而行薄。不復以人論也。且婢盡忠諫。而汝肆兇殘。按律施刑。當落阿鼻地獄。但念汝前身曾爲天寶宮人。從貴妃入蜀。殉於馬嵬。人失從主之義。可量減其罰。判官在側持不可。曰。使處富貴。則益淫蕩。使處貧賤。必爲盜賊。王其審之。閻羅曰。我使處富貴。而無妨於淫蕩。使處貧賤。而無妨於盜賊。既正其罪。又順其欲。寓賞於罰。不亦可乎。於是判官註冊爲貓。每十年一投生。十世之後。准復授人身。元機感謝。未幾太守亦投案。元機見而言曰。此蟹人當生啖之。閻羅曰。彼之殺汝。未嘗失刑。但此守居官貪酷。司中訟牒盈箱。日當受罰。亦令判官註冊爲貓。判官曰。此何義。曰。彼貪。則貓能伺密室。珠玉錦繡。習慣爲常。彼酷。則貓能捕點鼠骨肉皮毛。生嚼何害。蓋此守位應丞相。今已削籍。亦宜稱情而爲之罰也。其投生亦如元機。每十年一轉。十世之後。准復授人身。兩貓依次投生。已屆第十世矣。冥法凡轉輪時。有判官持針刺舌。一刺卽不能言。故世有瘖啞。否則雖改形爲禽獸。仍能言。其時持針之判。前仕陽世時。曾與

元機有舊劇愛其才。遇元機不忍刺。遽轉生爲李相家貓。爲貓子時。恐人驚怪致害。故噤不出聲。既大善伺人意。李相鍾愛無比。繫以金鈴。每憩書房。貓輒踰几不去。一日李相方苦吟。再三易稿未愜意。貓窺之。卽作人語曰。何不云爾爾。李相大愕。曰。汝貓也。而能言。且能詩乎。貓曰。莫怪莫怪。我魚元機也。備述罰謫及轉輪之事。李相耳熟元機名。且深悉其生平。曰。既是元機。卽以汝姓爲韻。爲我吟之。貓立賦曰。若個簪花女校書。抱經學士不知渠。只因殺婢成奇禍。尙飽人間逕寸魚。又桃李春光任縱顛。風流何用憶當年。生受盡香聞福。笑煞窗雞。但講元也曾識字。辨妃姝。來侍仙幃當四非。偶與相君酬筆舉。口中吐出九張機。因自陳已十世爲貓。此後當得人身。惟思太守亦爲貓。未嘗一遇。尙悻悻於心。李相解之曰。彼此爲貓。其罰均也。且此後爲人身。尤宜忍之。勿以尋讎而再墜落。貓是之。李相以愛貓故。飭府中人小心護防。毋使上屋。一日簷上來一斑花大貓。其聲煞然。注視院中。目睛睖睖。貓識之曰。此太守貓也。驟躍上屋。喉之。衆不及止。竟與大貓滾搏。衆登梯救之。則大貓喉已穿。此貓腸皆出矣。須臾俱死。

卮生曰。史公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。兩人皆失德。皆嗜殘殺。使皆爲貓。閹羅之用法甚平。而用心甚苦。乃報復之心。十世猶在。卒相遇共死。共死則罪無軒輊矣。仍將依前斷授人身。但恐授人身後。又復相讎。將永遠無已。必終入阿鼻地獄而後可也。

## 鄧太守

太守蜀人也。以鄉勇平苗寇。例授三品武職。鄧願改文。遂以知縣用。分發浙省。補石門縣。石門係衝要。號稱難治。鄧區畫裕如。一日有貨紙船停岸。報失紙數十捆求緝。鄧曰。此必船戶所盜。失紙者。究詰船戶。船戶不服。復相持至官。鄧止二人候訊。頃出差票數十。命役將城內外紙舖各鎖一捆。至人皆詫異。俱往觀。鄧命閉二門。使不得出。須臾陞堂。問船戶紙上作何記號。曰。不知。問每捆值錢多少。曰。不知。問失紙者。曰。幾捆有某字號。幾捆又有某字號。總共有本商字樣。鄧曰。舖貨俱在。汝自認之。出各舖紙以示。失紙者曰。某某非。某某號固是也。按號招舖戶曰。爾等與船戶朋比爲姦。姦受何罪。舖戶曰。實不知盜貨。因貪廉價故售之。問售自何人。指船戶曰。此人是也。遂照數起還原物。併追船戶所得錢分歸舖戶。責船戶杖百。枷示失物之處。合境皆稱神明。俸滿陞府貳。時連飢。海昌之楊家渡爲盜藪。其魁姚姓。有向開米舖者爲之主謀。聚衆數百。四出行劫。晝寬其處。則皆平民。無可指捕。夜出擄掠。悉塗臉。被刖者不認誰何。郡中大員知鄧能謀而武。以此事委之。鄧形貌本魁岸。於是爲短結束。纏腿尖鞋。單身至渡村路甚曲折。伺有壯健者。問以姚王所在。人曰。汝欲何爲。曰。我落草多年。無善處。今特來投縣。其人細察形狀。言語信之。引至一大廈。先謁主謀者。鄧備述來意。且乞居軍師帳下。許之。兩端賊伺候。間或進陳兵法。主謀者喜其謹。且奇其才。歎曰。得人如此。可以起大事。庸止爲盜乎。日見親信。所

掌文簿。任其翻閱。亟請見王。引至一深屋。王獨坐。令曰。我處以跳橙定可否。設一橙於前。能越之。卽得矣。鄧如令。卽請以數橙累之。飛躍而過。大悅。曰。奇才也。命善待之。以待擢用。仍與主謀者處。一夜方二鼓。聞庭中號令聲。鄧於門隙竊窺。見燈燭煌煌。羣盜竝立。命曰。某某前導。某某接應。某某搬運。某某守候。須臾擁出。其臉或朱或黃。或青或黑。或花。戈矛刀棍。皆具。燎火高揚。成隊而去。主謀者指畫未回。鄧竊其簿藏懷中。踰牆出。連夜趕至郡。見撫備述情形。卽命帥兵往捕。逕路屋廬。固已歷歷。分兵圍之。窮搜得八十餘名。皆名簿中任事者。一訊卽服。盜遂平。擢鄧爲太守。居海上。郡會狂寇猝至。寡弱之衆。不能禦。城陷。冠夥相戒曰。鄧太守賢者。害之不祥。但衛其衙署。使無出外耳。鄧未幾。以城陷之故。坐遣。士民皆惜之。

己生曰。孟子不云乎。左右皆曰賢。未可也。諸大夫皆曰賢。未可也。國人皆曰賢。未可也。然後察之。誠莫難乎國人之稱賢。謂其心公。其實也。若鄧守者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。智勇已足。過人。及其現宰官身。並不私行恩惠。而士民賢之。至寇亦賢之。是真賢矣。卒罹遣戍。其又何說。

### 利闌玉鼠

吾浙執輿販古玩業者。有挾巨資。列肆於通都大邑。謂之行家。有以些小本。終日游行陋巷僻鄉。賤價收微物。竟蠅頭以餬口。謂之骨董鬼。間得珍物。因之起家。亦不乏人。故業是者衆。嘉禾有張骨董者。日持數百錢。追隨



貨糖之人至委巷間。皆巨室後戶。忽有闖者。一婢持灰石鼠易糖而入。張向貨糖者以百錢得之。至晚羣骨董鬼畢集茶肆。各出所得物。互相品評。張亦出鼠。識者曰此灰玉也。值一串。張唯唯而退。至家以灰水煮之。作布囊盛米皮磨擦。不數日間。其鼠玉色潔白。二日正紅。光華爛熳。出自天成。非嵌入者。張大喜。覓巧匠以紫檀鑲細座。香楠爲櫥。修飾精緻。以示行家。許以五十金。張不允。訊及是玉出處。何因目赤。行家不能答。曰欲知究竟。非吳下大賈不能也。張卽赴吳。以示行家。雖嘖嘖稱嘆。亦莫究其來歷。僅曰玉色雖佳。爲物甚微。不堪入貢。不過爲貴公子案頭賞玩耳。不出百金。若欲多得價。姑寓吾肆中。俟賞鑑家物色之可也。張許諾。乃交行家。日則列於多寶厨。夜則什襲藏之。如是半載。雖有問者。許價數十金而止。時有相國守制回籍。將起復。廣覓貢物。道經行家。瞥見玉鼠。停輿而入。索玩久之。訊物從何來。需價若干。行家對以嘉禾客寄售者。價昂甚。相曰吾將試之。若係真者。價不嫌昂。卽不真亦值百金。可命客來府候給值。行家諾告張曰。中堂貴客。汝往聽命。若云物真。必索五百金。予我行規五十。若云不真。卽百金貨之。不可不售。恐後無識者矣。張欣諾。登相府已。諭閹人留客宿。相命開內廳詔妻妾子弟咸來賀寶。於是少長畢集。傳觀玉鼠。皆獎贊二目之異。而腹誹稱寶之謬也。入夜命東西分列四筵。中設黑光明漆几。高供玉鼠。堂中懸五彩琉璃燈。畫燭齊輝。又命女僕變章。較准洋表時鐘。守報時刻。東筵夫人率諸女眷就列。西筵子弟告坐。相則臥胡床。以矮几列精饌數品。隨意飲啖。且命眷屬各